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部·通鉴纪事本末

(十六)
李 燮摇主编

目摇摇录

太平公主谋逆.....	员
李林甫专政	圆
奸臣聚斂	缘
杨氏之宠	远

太平公主谋逆

高宗开耀元年。初，太原王妃之薨也，天后请以太平公主为女官以追福。及吐蕃求和亲，请尚太平公主，上乃为立太平观，以公主为观主以拒之。至是，始选光禄卿汾阴薛曜之子绍尚焉。绍母，太宗女城阳公主也。秋，七月，公主适薛氏，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燎炬相属，夹路槐木多死。绍兄顓以公主宠盛，深忧之，以问族祖户部郎中克构，克构曰：“帝甥尚主，国家故事，苟以恭慎行之，亦何伤！然谚曰：‘娶妇得公主，无事取官府。’不得不为之惧也。”

天后以顓妻萧氏及顓弟绪妻成氏非贵族，欲出之，曰：“我女岂可使与田舍女为妯娌邪！”或曰：“萧氏，瑀之侄孙，国家旧姻。”乃止。

则天垂拱四年。琅邪王冲之败也，济州刺史薛顓、顓弟绪、绪弟驸马都尉绍，坐与琅邪王冲通谋。顓、绪皆伏诛，绍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饿死于狱。

天授元年。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让之孙攸暨，攸暨时为右卫中郎将，太后潜使人杀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额广颐，多权略，太后以为类己，宠爱特厚，常与密议天下事。旧制，食邑，诸王不过千户，公主不过三百五十户；太平食邑独累加至三千户。

睿宗景云元年。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武后以为类己，故于诸子中独爱幸，颇得预密谋，然尚畏武后之严，未敢招权势；及诛张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又与太子共诛韦氏。既屡立大功，益尊重，上常与之图议大政，每入奏事，坐语移时；或时不朝谒，则宰相

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辄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三郎，谓太子也。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子薛崇行、崇敏、崇简皆封王，田园遍于近甸，收市营造诸器玩，远至岭、蜀、输送者相属于路，居处奉养，拟于宫掖。

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颇易之；既而惮其英武，欲更择暗弱者立之以久其权，数为流言，云“太子非长，不当立。”冬十月己亥，制戒谕中外，以息浮议。公主每觐伺太子所为，纤介必闻于上，太子左右，亦往往为公主耳目，太子深不自安。

二年，太平公主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欲以危太子，使其婿唐晙邀韦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辞不往。上尝密召安石，谓曰：“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对曰：“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太子有功于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愿陛下无惑谗言。”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时公主在帘下窃听之，以飞语陷安石，欲收按之，赖郭元振救之，得免。

公主又尝乘辇邀宰相于光范门内，讽以易置东宫，众皆失色。宋璟抗言曰：“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柰何忽有此议！”

璟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长孙，太平公主交构其间，将使东宫不安。请出宋王及幽王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上曰：“朕更无兄弟，惟太平一妹，岂可远置东都！诸王惟卿所处。”乃

先下制云：“诸王、驸马自今毋得典禁兵，见任者皆改他官。”顷之，上谓侍臣曰：“术者言五日中当有急兵入宫，卿等为朕备之。”张说曰：“此必谗人欲离间东宫。愿陛下使太子监国，则流言自息矣。”姚元之曰：“张说所言，社稷之至计也。”上说。

二月，丙子朔，以宋王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守礼为幽州刺史，左羽林大将军岐王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隆业为右卫率；太平公主蒲州安置。丁丑，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

太平公主闻姚元之、宋璟之谋，大怒，以让太子。太子惧，奏元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甲申，贬元之为申州刺史，璟为楚州刺史。丙戌，宋王、幽王亦寝刺史之命。

夏四月，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谓曰：“朕素怀澹泊，不以万乘为贵，曩为皇嗣，又为皇太弟，皆辞不处。今欲传位太子，何如？”群臣莫对。太子使右庶子李景伯固辞，不许。殿中侍御史和逢尧附太平公主，言于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为四海所依仰，岂得遽尔！”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其军旅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与太子议之，然后以闻。”

夏五月，太子请让位于宋王成器；不许。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壬戌，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秋九月，庚辰，以窦怀贞为侍中。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等。时修金仙、玉真二观，群臣多谏，怀贞独劝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甲辰，上御承天门，引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宣制，责以“政教多阙，水旱为灾，府

库益竭，僚吏日滋；虽朕之薄德，亦辅佐非才。安石可左仆射、东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书，怀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户部尚书，说可左丞，并罢政事。”以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并同中书门下三品，中书侍郎陆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

象先清静寡欲，言论高远，为时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以为相，湜请与象先同升，公主不可，湜曰：“然则湜亦不敢当。”公主乃为之并言于上，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请，乃从之。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萧至忠自托于太平公主，公主引为刑部尚书。华州刺史蒋钦绪，其妹夫也，谓之曰：“如子之才，何忧不达！勿为非分妄求。”至忠不应。钦绪退，叹曰：“九代卿族，一举灭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尝自公主第门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于萧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马而去。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经轩辕入大微，至于大角。太平公主使术者言于上曰：“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上曰：“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平公主及其党皆力谏，以为不可，上曰：“中宗之时，群奸用事，天变屡臻。朕时请中宗择贤子立之以应灾异，中宗不悦，朕忧恐数日不食。岂可在彼则能劝之，在己则不能邪！”太子闻之，驰入见，自投于地，叩头请曰：“臣以微功，不次为嗣，惧不克堪，未审陛下遽以大位传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

太子固辞。上曰：“汝为孝子，何必待枢前然后即位邪！”太子流涕而出。壬辰，制传位于太子，太子上表固辞。太平公主劝上虽传位，犹宜自总大政。上乃谓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邪？昔舜禅禹，犹亲巡狩，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当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为太上皇。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

初，河内人王琚预于王同皎之谋，亡命，佣书于江都。上之为太子也，琚还长安，选补诸暨主簿，过谢太子。琚至廷中，故徐行高视，宦者曰：“殿下在帘内。”琚曰：“何谓殿下？当今独有太平公主耳！”太子遽召见，与语，琚曰：“韦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诛之易耳。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无比，大臣多为之用，琚窃忧之。”太子引与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气，唯有太平，言之恐伤主上之意，不言为患日深，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异于匹夫，当以安宗庙社稷为事。盖主，汉昭帝之姊，自幼供养，有罪犹诛之。为天下者，岂顾小节！”太子悦曰：“君有何艺，可以与寡人游？”琚曰：“能飞炼、诙嘲。”太子乃奏为詹事府司直，日与游处，累迁太子中舍人；及即位，以为中书侍郎。

是时，宰相多太平公主之党，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晖密以羽林兵诛之，使晖密言于上曰：“窦怀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进，日夜为谋不轻。若不早图，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请速诛之。臣已与幽求定计，惟俟陛下之

命。”上深以为然。晔泄其谋于侍御史邓光宾，上大惧，遽列上其状。丙辰，幽求下狱。有司奏：“幽求等离间骨肉，罪当死。”上为言幽求有大功，不可杀。癸亥，流幽求于封州，张晔于峰州，光宾于绣州。

初，崔湜为襄州刺史，密与谯王重福通书，重福遗之金带。重福败，湜当死，张说、刘幽求营护得免。既而湜附太平公主，与公主谋罢说政事，以左丞分司东都。及幽求流封州，湜讽广州都督周利贞，使杀之。桂州都督王峻知其谋，留幽求不遣。利贞屡移牒索之，峻不应，利贞以闻。湜屡逼峻，使遣幽求，幽求谓峻曰：“公拒执政而保流人，势不能全，徒仰累耳。”固请诣广州，峻曰：“公所坐非可绝于朋友者也。峻因公获罪，无所恨。”竟逗遛不遣。幽求由是得免。

开元元年。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势，擅权用事，与上有隙，宰相七人，五出其门。文武大臣，大半附之，与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新兴王晋、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左金吾将军李钦、中书舍人李猷、右散骑常侍贾膺福、鸿胪卿唐峻、及僧慧范等谋废立，又与宫人元氏谋于赤箭粉中置毒进于上。晋，德良之孙也。元楷、慈数往来主第，相与结谋。

王琚言于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发。”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遗上佩刀，意欲上断割。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事，言于上曰：“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诚如卿言；直恐惊动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若奸人得志，

则社稷为墟，安在其为孝乎！请先定北军，后收逆党，则不惊动上皇矣。”上以为然。以日用为吏部侍郎。

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乱，令元楷、慈以羽林兵突入武德殿，怀贞、至忠、羲等于南牙举兵应之。上乃与岐王范、薛王业、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殿中少监姜皎、太仆少卿李令问、尚乘奉御王守一、内给事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定计诛之。皎，谏之曾孙；令问，靖弟客师之孙；守一，仁皎之子；力士，潘州人也。

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闲厩马及兵三百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元楷、慈，先斩之，擒膺福、猷于内客省以出，执至忠、羲于朝堂，皆斩之。怀贞逃入沟中，自缢死，戮其尸，改姓曰毒。上皇闻变，登承天门楼。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诰诛窦怀贞等，无他也。上寻至楼上，上皇乃下诰罪状怀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亲党不赦。薛稷赐死于万年狱。乙丑，上皇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福殿。

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公主诸子及党与死者数十人。薛崇简以数谏其母被撻，特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籍公主家，财货山积，珍物侔于御府，厩牧羊马、田园息钱，收之数年不尽。慧范家亦数十万缗。改新兴王晋之姓曰厉。

初，上谋诛窦怀贞等，召崔湜，将托以心腹，湜弟涤谓湜曰：“主上有问，勿有所隐。”湜不从。怀贞等既诛，湜与右丞卢藏用俱坐私侍太平公主，湜流窦州，藏用流泷州。新兴王晋临刑叹曰：“本为此谋者崔湜，今吾死湜生，不亦冤乎！”会有司鞫宫人元氏，元氏引湜同谋进毒，乃追赐死

于荆州。薛稷之子伯阳以尚主免死，流岭南，于道自杀。

初，太平公主与其党谋废立，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皆以为然，陆象先独以为不可。公主曰：“废长立少，已为不顺；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即以功立，当以罪废。今实无罪，象先终不敢从。”公主怒而去。上既诛怀贞等，召象先谓曰：“岁寒知松柏，信哉！”时穷治公主枝党，当坐者众，象先密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尝自言，当时无知者。百官素为公主所善及恶之者，或黜或陟，终岁不尽。丁卯，上御承天门楼，赦天下。己巳，赏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

庚辰，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象先罢为益州长史。

八月，癸巳，以封州流人刘幽求为左仆射、平章军国大事。九月庚午，以刘幽求同中书门下三品。冬十一月，乙丑，刘幽求兼侍中。

【译文】

高宗开耀元年。当初，太原王王妃逝世，天后武则天请求让自己女儿太平公主为女道士，为死者乞求冥福。后来吐蕃要求和亲，请求娶太平公主，唐高宗便为她建立太平观，任她为观主，以拒绝吐蕃。到这时候，才选择光禄卿汾阴人薛曜的儿子薛绍结婚。薛绍的母亲就是唐太宗的女儿城阳公主。秋季，七月，太平公主出嫁薛家时，自兴安门南至宣阳坊西，火炬接连不断，路两边的槐树多被烧死，薛绍的哥哥薛顗因太平公主恩宠太盛，深为忧虑，询问远房叔祖父户部郎中薛克构该怎么办，薛克构说：“皇帝的外甥娶公主，是皇家旧例，如果以恭敬谨慎的态度对待，又有什么关系！但有谚语说：‘娶妻得公主，无事抓进官府’，不能不令人

担忧。”

天后武则天认为薛顗的妻子萧氏和他弟弟薛绪的妻子成氏不是贵族，想让薛家遗弃她们，说：“怎么能让我女儿与田舍翁的女儿作妯娌呢！”有人说：“萧氏，是萧瑀的侄孙女，皇家的旧姻亲。”事情才算了结。

则天垂拱四年。琅邪王李冲失败的时候，济州刺史薛顗、薛顗的弟弟薛绪、薛绪的弟弟附马都尉薛绍，都同琅邪王李冲通谋。薛顗、薛绪被处死，薛绍因娶太平公主的缘故，被打一百棍子后，饿死于监狱中。

天授元年。太后想将她女儿太平公主嫁给她伯父武士让的孙子武攸暨。武攸暨当时任右卫中郎将，太后秘密指使人杀死他的妻子而后将女儿嫁给他。太平公主方额大腮，多权变谋略，太后以为同自己相像，因此特别宠爱她，常同她秘密议论天下大事。按旧制规定，朝廷赐给封户，诸王不能超过一千户，公主不能超过三百五十户；唯独太平公主却连续追加至三千户。

睿宗景云元年。太平公主遇事沉着机敏，富有权变的谋略，武则天认为她很像自己，因而在众多的子女中对她格外偏爱，经常让她参预军国机密要事的谋画，但她还是惧怕武则天的威严，没有敢招势揽权。张柬之等人诛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时，太平公主有功劳。唐中宗时期，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惧怕她，后来她又和太子李隆基一起铲除了韦氏集团。太平公主屡立大功后，权势地位更加显赫重要，唐睿宗经常同她商量朝廷的大政方针，每次她入朝奏事，都要和睿宗坐在一起谈上一段时间；有时她没去上朝谒见，睿宗会派宰相到她的家中征求她对某些问题的处理意见。每当宰相们奏事

的时候，睿宗就要询问：“这件事曾经与太平公主商量过吗？”接下来还要问道：“与三郎商量过吗？”在得到宰相们肯定的答复之后，睿宗才会对宰相们的意见表示同意。三郎指的是皇太子李隆基。凡是太平公主想干的事，睿宗没有不同意的，朝中文武百官自宰相以下，或升迁或降免，全在她的一句话，其余经过她的举荐而平步青云担任要职的士人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太平公主的权势甚至超过了睿宗皇帝，所以对她趋炎附势的人数不胜数。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行、薛崇敏、薛崇简三人都受封为王。太平公主的田产园林遍布于长安城郊外各地，她家在收买或制造各种珍宝器物时，足迹远至岭表及巴蜀地区，为她运送这类物品的人不绝于路。太平公主在日常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也处处模仿宫廷的排场。

太平公主认为太子李隆基还很年轻，因而起初并未把太子放在心上；不久之后又因惧怕太子的英明威武，转而想要改立一位昏庸懦弱的人作太子，以便使她自己能长期保住现有的权势地位。太平公主屡次散布流言，声称“太子并非皇帝的嫡长子，因此不应当被立为太子。”冬季，十月，己亥（二十二日），唐睿宗颁下制书晓谕警告天下臣民，以平息各种流言蜚语。太平公主还常常派人监视太子李隆基的所作所为，即使一些细微之事也要报知唐睿宗，此外，太平公主还在太子身边安插了很多耳目，太子心里感到十分不安。

二年。太平公主同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成朋党，想加害于太子李隆基，便指使她的女婿唐晔邀请韦安石到自己的家中来，韦安石坚决推辞，没有前往。唐睿宗曾经秘密地召见韦安石，对他说：“听说朝廷文武百官全都倾心归附太子，

您应当对此多加留意。”韦安石回答说：“陛下从哪里听到这种亡国之言呢！这一定是太平公主的主意。太子为宗庙社稷立下了大功，而且一向仁慈明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实，希望陛下不要被谗言所迷惑。”唐睿宗听过这话之后十分惊异地说：“朕明白了，您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当时太平公主正在帘子后面偷听他们君臣之间的谈话，事后便散布各种流言蜚语对韦安石横加陷害，想把他逮捕下狱严加审讯，多亏了郭元振的救助才得以幸免。

太平公主还曾乘辇车在光范门内拦住宰相，暗示他们应当改立皇太子，在场的宰相们全都大惊失色。宋璟大声质问道：“太子为大唐社稷立下了莫大的功劳，是宗庙社稷的主人，公主为什么突然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宋璟与姚元之秘密地向唐睿宗进言道：“宋王李成器是陛下的嫡长子，幽王李守礼是高宗皇帝的长孙，太平公主在他俩与太子之间互相构陷，制造事端，将会使得东宫地位不稳。请陛下将宋王和幽王两人外放为刺史；免去岐王李隆范和薛王李隆业所担任的左、右羽林大将军职务，任命他们为太子左、右卫率以事奉太子；将太平公主与武攸暨安置到东都洛阳。”唐睿宗说：“朕现在已没有兄弟了，只有太平公主这一个妹妹，怎么可以将她远远地安置到东都去呢！至于诸王则任凭你们安排。”于是先颁下制命说：“今后诸王、驸马一律不得统率禁军，现在任职的都必须改任其他官职。”过了不久，唐睿宗对身边的侍臣说：“占卜的人说五天之内将会有起事发难的军队闯入宫中，你们要为朕严加防范。”张说紧接着说道：“这一定又是奸邪小人用谗言离间陛下与太子的关系。希望陛下让太子代行处理政务，那么种

种流言蜚语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声匿迹。”姚元之说：“张说所提出的办法，是使社稷宗庙长治久安的上上之策。”唐睿宗听后十分高兴。

二月，丙子朔（初一），唐睿宗任命宋王李成器为同州刺史，幽王李守礼为幽州刺史，任命左羽林大将军岐王李隆范为左卫率，右羽林大将军薛王李隆业为右卫率；又将太平公主安置在蒲州。丁丑（初二），唐睿宗下诏让太子李隆基代行处理政务，规定凡是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命以及对犯徒刑罪以下罪犯的审核等事，均由太子全权处理。

太平公主得知姚元之与宋璟的计谋之后勃然大怒，并以此责备太子李隆基。太子感到害怕，便向唐睿宗奏称姚元之和宋璟挑拨自己与姑母太平公主和兄长宋王李成器、幽王李守礼之间的关系，并请求对他们两人严加惩处。甲申（初九），唐睿宗将姚元之贬为申州刺史，将宋璟贬为楚州刺史。丙戌（十一日），宋王李成器和幽王李守礼被任命为刺史的事也停止执行。

夏季四月，唐睿宗召见三品以上官员，对他们说：“朕一向恬淡寡欲，并不以天子的尊位为贵，当初任皇嗣以及中宗时作皇太弟，都坚决地推辞掉了。现在朕打算把皇位传给皇太子，你们认为怎么样？”在场的大臣们都没有回答。太子李隆基让右庶子李景伯出面坚决推辞，唐睿宗没有同意。殿中侍御史和逢尧向来依附太平公主，便对唐睿宗说道：“陛下年纪还不很老，正是被天下人依靠景仰的时候，怎么能急急忙忙地禅位于皇太子呢！”唐睿宗这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戊子（十三日），唐睿宗发布制命：“所有朝廷政务，一律由皇太子负责处理。涉及军旅重事、死刑的审核以及对五品以上官员的任命，

都要先与皇太子商议 ,然后再上奏。”

夏季五月 ,太子李隆基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宋王李成器 ,唐睿宗没有同意。太子又请求将太平公主召回京师 ,唐睿宗表示同意。壬戌(十八日) ,唐睿宗任命殿中监窦怀贞为御史大夫、同平章事。秋季 ,九月 ,庚辰(初八) ,唐睿宗任命窦怀贞为侍中。窦怀贞每次退朝后 ,都要到太平公主家里去。当时正在修建金仙、玉真二观 ,群臣纷纷谏阻 ,只有窦怀贞一个人对这项工程表示坚决支持 ,并且亲自监督服劳役的民夫。

冬季十月 ,甲辰(初三) ,唐睿宗驾临承天门 ,对应召而来的韦安石、郭元振、窦怀贞、李日知、张说等大臣宣布制命 ,责备他们说 :“当今朝廷的刑赏与教化存在着很多的缺陷 ,各地水旱成灾 ,国库储备日趋枯竭 ,官吏日益增多 ,这些现象固然是朕德行浅薄所致 ,但也与诸位辅佐大臣不称职有关。从现在起韦安石担任尚书左仆射、东都留守 ,郭元振担任吏部尚书 ,窦怀贞担任左台御史大夫 ,李日知担任户部尚书 ,张说担任尚书左丞 ,一律免去宰相职务。”任命吏部尚书刘幽求为侍中 ,任命右散骑常侍魏知古为左散骑常侍 ,太子詹事崔湜为中书侍郎 ,二人同时都任同中书门下三品 ;此外 ,任命中书侍郎陆象先为同平章事。对上述官员的任免都是根据太平公主的意志而作出的。

陆象先一向清心寡欲 ,言辞议论高妙玄远 ,受到当时人的推崇。崔湜私下里服侍太平公主 ,公主打算将他提拔为宰相 ,崔湜请求与陆象先一起提拔 ,太平公主不同意 ,崔湜说 :“如果陆象先不能作宰相的话 ,那么我崔湜也不敢作这个宰相。”太平公主只得请求唐睿宗将两人一同任命为宰相。唐睿宗不想用崔湜为相 ,太平公主流着眼泪请求 ,唐睿宗才同意。

玄宗先天元年。蒲州刺史萧至忠主动投靠太平公主，太平公主举荐他当刑部尚书。萧至忠的妹夫华州刺史蒋钦绪对他说：“凭您的才学，何必担心日后不能飞黄腾达！最好不要作非分之想，钻营求官。”萧至忠听过之后没有作声。蒋钦绪回去之后感叹道：“萧至忠九代望门，至此一朝族灭，实在是可悲呀！”萧至忠一向具有美好的声望，他曾经有一次在从太平公主家里出来时与宋璟相遇，宋璟说：“这不是我对您所期望的。”萧至忠讪笑道：“宋生说得很对！”说完就急急忙忙地催马离去。

秋季七月，彗星出现在西方，经过轩辕星进入太微垣，到达大角星。太平公主指使一个懂天文历法的人向唐睿宗进言说：“彗星的出现标志着将要除旧布新，再说位于天市垣内的帝座以及心前星均有变化，所主之事乃是皇太子应当登基即位。”唐睿宗说：“将帝位传给有德之人，以避免灾祸，我的决心已定。”太平公主和她的同伙们都极力谏阻，认为这样做不行，唐睿宗说：“中宗皇帝在位时，一群奸佞小人专擅朝政，上天屡次用灾异来表示警告。朕当时请求中宗选择贤明的儿子立为皇帝以避免灾祸，但中宗很不高兴，朕也因此而担忧恐惧以至于几天吃不下饭。朕怎么能够对中宗可以劝他禅位，对自己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呢！”太子李隆基知道这个消息后，赶忙入宫朝见，跪在地上边叩头边说：“臣因尺寸之功，就被破格立为皇嗣，即使是做太子还担心无法胜任，陛下又突然要将帝位传给臣，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唐睿宗对太子说：“大唐的宗庙社稷之所以再次安然无恙，我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都是由于你立下大功。现在帝座星有灾异出现，所以我将帝位禅让给你，以便能转祸为福，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

呢！”太子李隆基还是坚决推辞不受。唐睿宗说：“你是一个孝子，为什么非要等到站在我的灵柩前才能即皇帝之位呢！”太子只好流着眼泪走了出来。壬辰（二十五日），唐睿宗颁发制命，决定将帝位传给太子李隆基，太子上表坚决推辞。太平公主劝说唐睿宗，最好在禅让之后，还要亲自执掌朝政大事。于是唐睿宗对太子说：“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十分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想当初唐尧将帝位禅让给虞舜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朕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哪里就能对家国之事漠不关心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会参予处理的。”

八月，庚子（初三），唐玄宗即皇帝位，将唐睿宗尊奉为太上皇。太上皇自称为“朕”，所发布的命令称为“诰”，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见。皇帝自称为“予”，所发布的命令称为“制”、“敕”，每天都在武德殿接受群臣朝见。凡涉及到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以及重大的刑狱政务由太上皇决定，其余政务均由皇帝决断。

当初，河内人王琚参预了王同皎等人谋杀武三思的谋画，事发后亡命出逃，在江都以代他人抄书为生。唐玄宗被立为太子以后，王琚回到了长安，被选拔任命为诸暨县主簿，上东宫去拜谢李隆基。王琚走上殿廷之后，故意走得很慢，视线也放得很高，宦官说：“殿下在帘子内。”王琚说：“什么殿下不殿下的？当今只有一个太平公主！”太子听后马上召见他，并与他谈话，王琚说：“先前韦庶人弑帝为逆，人心不服，杀掉她是件容易事。太平公主是武后的女儿，再加上她无比的凶狠狡猾，大臣们大多秉承她的旨意办事，我对此十分担忧。”太子拉他与自己同坐在一张榻上，流着眼泪对他说：“现在父皇的